



自戴绿帽谋皇位

文
江苏·王庆顺

五代十国时期，后唐凤翔节度使、潞王李从珂发动宫廷政变，位登九五，史称其为后唐末帝。李从珂当上皇帝后，生怕拥兵自重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“窃取神器”（篡夺皇位），便将其召回京师洛阳，予以软禁。李从珂还在石敬瑭身边安插耳目，窥其言行，想抓住他心存异志的点滴把柄，然后置他于死地。

大奸似忠的石敬瑭何

尝不知处境险恶？无奈他处在李从珂的股掌之中，只得时时赔着笑脸，小心侍奉皇上，处处向李从珂表忠心，以释帝疑。

李从珂安插在石敬瑭身边的耳目是谁？此人就是李从珂的胞妹、石敬瑭的夫人魏国公主。石敬瑭深深懂得，如何化敌为友，使枕边人与自己一条心，这是关系到他生死存亡的大问题。

一天下午，一身材修长、仪表不俗的青年男子到石府投刺并递交家书。石敬瑭计上心头。他忙向夫人魏国公主推荐说，来者姓名林浩清，系故友林若玄之长子。此君长于运筹，不妨聘为石府幕僚。魏国公主见林浩清有潘安之貌，不免青目相视；再与交谈，又领略其子建之才，芳心大悦，当即拍板，将其留于府中。从此，与石敬瑭同床异梦的魏国公主放松了对夫君的监控，天天与林浩清谈诗论文，饮酒赏景。而石敬瑭不但对发生在眼前的“红杏出墙”视而不见，还积极巧妙地为这对相见恨晚的“姐弟恋人”提供方便。魏国公主和林浩清见石敬瑭对其所作所为不闻不问，更加放心大胆。

石敬瑭见“水到渠成”，甚悦。这天，月朗星稀、清风徐

徐，石敬瑭以庆贺园中牡丹盛开为名，设家宴月下饮酒、赏花。宴会上，石敬瑭谢绝了所有宾客和侍宴的下人，亲自把盏，不停地用七巧玲珑转壶为林浩清和魏国公主斟酒。魏国公主和林浩清哪里知道，这把特制转壶暗设机关，石敬瑭自斟自饮的是寻常佳酿，而斟给他俩的却是掺了春药的米酒。林浩清更是做梦也没想到，他所饮之酒不但含有春药，还有能致人死地的毒药“六辰绝”（据说误服此药者，在六个时辰后会无痕地身亡）。

俄顷，春药在魏国公主和林浩清体内发生作用，这对男女暗送秋波，越来越按捺不住心头鹿撞。石敬瑭见状，佯装大醉，又举杯痛饮三杯，“醉”倒在地。魏国夫人和林浩清忙把石敬瑭扶回寝室，连呼三声，见其大“醉”不醒，遂忙不迭地携手来到林浩清卧室，双双宽衣解带，翻云覆雨，尽享鱼水之欢……

魏国公主与林浩清巫山云雨之后，赤裸相拥而眠。当雄鸡报晓时，魏国公主从梦中醒来，却发现身边情郎有异。她忙起床掌灯仔细观之，才发现林浩清已与自己阴阳两隔。魏国夫人以为林浩清是因极度兴奋而死于“花”下的风流鬼，喟然叹曰：“林郎，你怎如此命薄，无福享受人间艳福。”

魏国公主赶忙费力地为尚未僵硬的情郎穿好衣裳，匆匆向石敬瑭“报案”，谎称林浩清因酒醉而突发心病，不治身亡。奸诈的石敬瑭“听信”夫人所言，将林浩清厚葬。这事过后，石敬瑭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，仍对夫人“恩爱如初”。石敬瑭的“大度”使魏国夫人深受感动，自觉内心有愧，从此忘了胞兄李从珂对她的叮嘱，开始一心一意地与夫君石敬瑭相守相爱。

石敬瑭用“攻心战”征服夫人后，又开始谋划新的“战略”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间石敬瑭已在洛阳“伴驾”数月。近日来，李从珂在主持朝政时，见石敬瑭身体日渐消瘦，面如黄纸，似染恶疾，暗自窃喜。这天，石敬瑭在上朝出班奏本时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倒在金阶之下。李从珂忙命殿前金瓜武士将他

唤醒，慢慢地扶起。李从珂刚想假仁假义地安慰几句，殊料，石敬瑭竟接连放了好几个臭屁，紧接着又拉了一裤子稀屎，朝堂之上顿时秽气弥漫。李从珂龙颜大怒，正欲降罪，谁知石敬瑭却抢先一步跪在金阶之下，重叩其首，连称死罪。李从珂见石敬瑭瘦骨嶙峋，大限将至，不由生出恻隐之心，挥挥手，命殿前侍卫将石抬出宫殿。

石敬瑭被送回府邸后，他眼泪汪汪、有气无力地对夫人说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我虽有幸成为国戚，但却因体弱多病而不能为皇上分忧，看来只有下辈子才能为皇上效忠了。”魏国公主见夫君病成这样，还不忘对皇兄一片忠心，很是感动，决定依夫君所愿，让其回晋阳（河东节度使衙门所在地）养病。

翌日，魏国公主进宫向母亲曹太后哭诉，乞太后出面斡旋，请皇兄李从珂恩准夫君石敬瑭回晋阳养病。太后心疼女儿，立马召见李从珂。李从珂对太后说：“母后见教的是，儿恭敬不如从命。”李从珂何以如此爽快？那是因为他看见石敬瑭已经病入膏肓，觉得与其让他病死在洛阳，不如让他死在晋阳，免得引起朝野非议。

石敬瑭回到晋阳后，调养月余，又变成了昔日威武有力的壮汉。原来，老谋深算的石敬瑭被拘洛阳时，见难脱虎穴，便买了一些泻药，每天都瞒着夫人偷偷服用，以致终日腹泻不止。夫人不知底细，便“进入角色”，“配合”夫君上演了这出“诓君、避祸、还乡”的“折子戏”。

石敬瑭一回到晋阳，立即操练兵马，与朝廷分庭抗礼。李从珂派大军讨伐。在晋阳危急之时，石敬瑭加紧与契丹主耶律德光勾结，并在其帮助下大败后唐军队，接着又在晋阳称帝，国号大晋（史称后晋）。不久，石敬瑭转守为攻，大军兵临洛阳城下。李从珂见回天无力，只得自焚而死，后唐从此灭亡。石敬瑭为脱身先自戴绿帽，后又拜契丹主为父，自称“儿皇帝”，虽然圆了几天“皇帝”梦，却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（责编 朱 飞）